

12

6

在福建前綫

陶 鈍 著

在福建前綫

陶 鈍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書作者曾隨同文藝界慰問團前往福建前綫慰問。這是他歸來後寫下的十篇报导。作者描繪了福建前綫的海陸空指戰員的英勇事迹，满怀激情地歌頌了他們保衛和平的堅強意志。本書也讓我們看到了沿海人民支援前綫的澎湃熱情。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292 字數29,000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frac{3}{4}$ 插頁4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0,000冊

定價(3)0.17元

序 言

一九五八年八月間，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台湾海峡挑畔，妄想扩大侵略范围，阻碍我解放台湾，并支持蒋介石集团骚扰沿海各地，伤害人民。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設，給予蒋介石集团以严重的惩罚，炮击金門島。捷报传来，举国振奋。文艺团体紛紛到福建前綫慰問。十月中旬我参加了文艺界福建前綫慰問团的工作。轉上鷹厦铁路，进入福建省境內，福建省山水的秀丽，气候的温和和物产的丰富就引起了我們很大的兴趣。到了沿海的前綫又看到党、政府和群众，一面支援前綫，一面大炼鋼鉄，大放农业“卫星”，这种革命干劲，更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和感动。在慰問工作中，进入炮兵陣地，登上海軍艦艇，深入空軍基地和解放軍指揮員战士在一起。看到了陆海空三軍雄壯威武的陣容，回想我軍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今天守卫在福建前綫上，不仅打得蔣軍望而生畏，就是美帝国主义也不敢輕举妄动。解放軍指揮員战士对祖国的忠貞，对人民的热爱，对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决心，都使我們深深地感动。很多次都是同他們紧握着手，感动得說不出話来，泪水就想从眼

角冲出。我們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写他們。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放銀光的噴气式飞机，破浪前进的銀灰色的快艇和伸向天空的粗壯的炮筒都涌現在面前。指揮員沈着坚毅的面色，战士們年少英武的姿态縈繞在脑际。慚愧我的笔太笨拙了，我的語彙太貧乏了，不能描繪出他們生动而高貴的形象来。努力的写，才写出了这十篇报导。

廣闊的福建前綫我所到的地方有限，我所接触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也有限，这十篇报导只是东鳞西爪，不能写出福建前綫的全貌。希望所有到过前綫的文艺工作者，运用各种的文艺形式，把福建前綫英雄事迹和人物都描繪下来，把他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介紹給全国人民。

作 者

1959年1月5日

目 次

序言	1
壮丽的河山	1
会见叶飞将军	5
神鹰大展翅	11
金砂乡除四害	15
英雄的城市	21
障地为家	26
打炮之夜	32
乘风破浪前进	37
十姐妹和小八路	41
白衣上插红旗	48

壮丽的河山

从浙赣路到鹰厦路的时候我们正在梦中，醒来向车窗外边望望，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直到天亮，雾气渐渐稀薄，太阳从云雾中透出光亮，才看清车外的光景。火车夹在两山一水中间：一边是靠着陡峭的山壁，这是削去一片山脚才开辟出来的路基；一边是一道河水，水的对岸也是山。山上都是密密攏攏的树，树被云雾迷漫，分不出稀密，分不出枝条，也分不出高低粗细，只是一座绿色的山。山峰插在云雾里，只露着半截，谁知道这山峰有多高呢？这水，据乘务员说是闽江，水的颜色也是绿的，绿到发黑，不知有多深，水里到处是裸露在水面的礁石。水冲着礁石随处都翻出白茫茫的浪花。竹排、木排和小船都在礁石中间穿过，水手们是熟知这水的深浅的。车上的人抬头看着高山，低头看着深潭，有点眼量。火车在这样轨道上行驶是很缓慢的。一时山在左，水在右行驶一段；过一道桥形势就变成山在右，水在左了。铁路最曲折的地区，在中间的车厢里，向前看见车头，向后可以看见车尾，这一列车厢成了弓形。吐着浓烟，蜿蜒前进。福建的山上野兽很多，还有老虎。报上曾登载一个姑娘打虎救小孩，

和解放軍打虎的故事。這虎長期地住在山里，稱王自大，忽然看到來了這麼大的一個怪物，會當成巨龍，吓跑了
吧！

福建省沒有鐵路，從四十多年以前小學的地理課本上就這樣講，去廈門必須從海上坐船，從陸路上去，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還有歹人和野獸的危險。從這樣高山深谷里架設鐵路不知要花費多少倍的力量。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團担负了這樣艱巨的任務，發揮了高度革命的英雄主義的精神，苦戰了兩年，使上海和南昌來的火車直達廈門。這一個沒有鐵路的省，從此從陸路與全國各地暢通無阻。福建省的僑胞知道了，組織參觀團回祖國參觀。今天坐在奔馳在廈門鐵路的车廂里，回憶起這些舊事來，不能不興奮。看了看地形，想一想修這條鐵路很難，也不能不感謝我們解放軍鐵道兵團的辛勤勞動和聰明智慧。劈山架橋每一段工程都要付出很大的勞動代價。有了這條鐵路，廈門前綫的軍火、糧食和一切需用的物資才能源源不絕的供給。沒有這樣的鐵路，要供給陸海空三軍的需要是困難的。用小車和扁担支援淮海戰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有了這條鐵路福建的物產、木材、竹竿、香蕉、桔、柚才能運出去和全國的物產交流，使全國人民的生計更加豐富多彩。

廈門鐵路到了南平分出了通福州的一條支路，這條支路才修到莪洋，來年元旦才通車。（記者在寫稿的時候，

已提前三十五天通車了。)我們要先去福州接受福建省委、駐軍領導機關的指示,到了莪洋下車,換上了部隊給我們準備的汽艇。福建駐軍和文聯的同志來迎接我們。汽艇的各個房艙的桌上,都擺上福建的特產香蕉、柚子。第一次點心是蓮子湯,蓮子是中藥里最好的補品。主人拿這些產品來招待,使我們認識到福建物產的豐富、優美,更認識到主人的厚誼。從莪洋到福州約有三百華里,下午四時開船,夜里九時才能到,順江而下,船行的速度是很快的。在前半路上,江水還很窄,暗礁也很多,行船得非常小心。從船上可以仔細看兩岸的景色:河岸上山腳的土地都是稻田,田里的晚稻垂着肥碩穗子,映着西方射過的太陽,放出了金光。山坡上,不能用水的高地,種上白薯。在北方白薯很少開花。農民們發現了白薯開花都當奇怪的事,還有人迷信認為不吉利。在這裡白薯遍地開花,小喇叭花,象牽牛花一個樣,有牽牛花的四分之一大小。田頭上也有香蕉,垂着比胳膊還粗的大穗綠果,也有桔子、柚子和桂圓樹,據船上的同志說,在這裡這些果子並不多,最多的是閩南。

天黑了的時候,船已行了路程的一半,閩江越來越寬了,出現了一條大江的樣子,江水不再那麼綠了變成微黃。江心暗礁也少了,船行加快起來。白天炎熱的氣候突然變化,晚風吹來,微微地有點寒涼。江岸上的山,樹木、稻田都看不見了,換上了另一副景色。到處閃爍着火

光；远处象星星，近处照得山和树木一片紅，这是炼鋼的火花。靠近前綫的福建人民和全国各地一样，正在紧张地支援前綫任务中，大炼鋼鐵。从鋼鐵的火花里看見了党的万丈光芒，也看到福建人民坚强的意志。

到达福州市已經是夜里了，街道上到处火光冲天，炼鋼爐旁活动着人群。据迎接我們的文联的同志講，現在文化局和文联的干部，从局长、主席到服务员，都投入炼鋼，机关只留下一个收发員。文化界自己搞了一个院落作为炼鋼的場所，在这里正在試搞各种土爐，各种吹风的器械。剧团的演員們白天炼鋼，晚上演戏。全市正进入了炼鋼的热潮。我們設想在海岸的福州市应当是紧张地备战。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們的紧张的备战，不是修防御工事和防空洞，而是大炼鋼鐵，爭取放出鋼鐵卫星。这样地备战，支援战争，使我們对前綫开始有了新的看法。通过福州的街市，街市两边的木兰花，夜里放出了芳香。我們好象进了一座美丽的花园。

福建的山河是秀丽的，福建的物产是丰富的，福建的地下的宝藏还没有发掘出来，福建的人民正在以拔山、倒海的干劲建設自己的家园。蔣軍盘踞在金門、馬祖、澎湖、台湾，这是福建人民和全国人民絕不能允許的。我們美丽的河山也絕不允許美帝国主义染指。炼鋼的火花照耀着我們的眼睛，浓郁的花香扑到我們的鼻內，劳动的歌声传到我們耳鼓，我們一来到就爱上了福建。

会見叶飞將軍

为了全面地了解福建前綫的情况，要求和叶飞將軍見面，他答应了我們。这位將軍是福建前綫部队政治委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又兼任福建省长。負擔着重大的責任。

会見的地点在省人民委员会樓上的會議室，桌上鋪着雪白的台布，摆着香蕉、柚子、香烟和糖果。叶飞將軍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还没来，我們吃着福建产的名茶同部队的同志們自由地交談，一时间这大的會議室里空气很活泼。十时左右叶飞將軍和副政委进来了，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欢迎他們。

叶飞將軍年紀約有四十岁，中等身材，一个紅黑脸庞，穿一身旧的制服。十年前在华东戰場上也曾見過他，那时他穿着軍装，比現在瘦一些。将近十年的時間在福建前綫坚持对敌人的斗争的操劳，使他眼角上添了几絲皺紋，可是炯炯放光的眼神，还是不减当年。我回头悄悄地問挨座的同志：“你看叶飞將軍象个什么人物？”他端詳了一回說：“我看他象一位大学教授……不，教授們沒有那么精神！”这位同志的观察和我是一样的，我也覺得站

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位指揮陸海空三軍，給蔣軍以嚴重懲罰，使美帝國主義者望而生畏的將軍。他很象一個讀書人，又象一個極普通的工作幹部，他在我們中間，也顯不出一點特殊的樣子來。

當我們說明來意，要求他給我們作報告的時候，葉飛將軍很謙遜，表示不敢當。坐定以後他問部隊的同志：“你們剛才談什麼？”部隊的同志回答說：“也是談的前綫情況。”葉飛將軍說：“你們都談了，我更沒的可講了。我把总的形勢講講吧！”葉飛將軍首先說台灣、澎湖、金門、馬祖是中國的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又對解放台灣和保卫遠東，保卫世界和平聯繫起來作了扼要的分析。接着他說：幾年以來金門、馬祖的蔣軍，打炮，捉漁船，沿海群眾受了家破人亡的損害，群眾恨透了他們。這種情緒反映到部隊方面來，這些戰士氣忿極了，寫決心書，積極作戰鬥準備，也要求給金門、馬祖的蔣軍以懲罰。葉飛將軍在這裡講了廈門前綫的一個故事：農業社的會計黃馬願為了搶救被敵人的炮火燒毀了房子的老大娘中彈犧牲了。他的女兒黃連霞來到炮九連陣地，向曾經出色地打擊敵人的一炮獻紅領巾。一班戰士們站在炮後，炮口慢慢地低頭下來，黃連霞把紅領巾扎在炮筒上，行了少先隊禮說道：“請解放軍叔叔記着我家的仇恨，給我爸爸報仇。”葉飛將軍補充說：“我們的戰士聽到這些，是怎樣的感動。”蔣介石勾結美帝國主義，殘害福建沿海的人，是應當受懲

罰的，群众和战士这些請求我們反映到中央了，等候中央的命令。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国防部懲罰蔣軍的命令一下，所有的陣地的炮火都向着大小金門島猛烈地轟击，蔣軍陣地上烟霧瀰漫，工事被打毀了，公路被打断了，电话打的不灵了，蔣軍的炮火哑巴了。給了蔣軍应得的懲罰。

叶飞將軍接着談九月二十八日美艦护航的情况。他回身想在墙上找地图，象他在指揮战斗时那样。可是，这會議室的墙上并没有悬挂地图，服务員要去取，他摆手不讓去。他順手把桌子上的香蕉、柚子（已經剝了外皮分成半月形的样子）取过来摆了一个弓形，指出这弓背都是我軍的陣地，又把他自己用的茶杯和糖果放在弓弦上当作大小金門島和大担島二担島等。他指着这形势說：“您看，我們把敌人的据点包围着，炮火可以三面向他們打。”厦門半島东面正对着大小金門，厦門南北两面都是陆地，陆地上的海岸，弯弯曲曲都伸张在金門島南北两边，从这些海岸上都可以轟击金門。

他說明我軍包围控制金門島的形势以后，才开始描繪美艦护航的情况。他還想拿香蕉、柚子来摆陣，他一想，怕把敌人的陣势和我軍的陣势混了我們看不清楚，就把火柴盒拿起来，放在当作金門島的茶杯糖果外边画了一个圈說：“这就是料罗湾，”把火柴盒放在中間說：“这是蔣軍的运输艦。”他又把几枝香烟放在火柴盒两边說：“这是

美国的軍艦。两支夹一支，齐头并进。”他把火柴盒和香烟向前推了推，推的靠近茶杯，表明敌人向金門运送供給。这时候服务員看到他的杯里的茶已經凉了，从旁边把杯子取去換茶，他一低头发现茶杯沒有了說道：“金門島呢？”回身看，服务員正把換好茶的杯子递过来。他談諧地对服务員說：“这个不能拿去，拿去了我們就沒有射击的目标了。”惹得服务員笑了，大家都笑了，會議室里的空气更活泼起来。他說：“为了打击美艦的护航，我們坚决地打。”他从这弓形的两端指划着一条弧形綫越过当作美艦的香烟落在当作蔣軍艦的火柴盒上。他反問了一句道：“你說美帝国主义怎样？——不管他那蔣介石盟友，很快地逃跑了，撤下他那盟友在那里挨打。美帝国主义是紙老虎，这不是又一次証明嗎？”說到这里他觉得刚才用香蕉、柚子、香烟、火柴所摆的陣势已經用完了，又一一地送回原来的盘子里。好象是漫不經心地說：“这一場炮兵射击考試，总算是完卷了，一个炮弹也沒有落在美艦上，就是杜勒斯閱卷，也該給我們的炮兵画个五分。”

初会面的时候，我們对这位曾經在华东戰場能攻善战的將軍有一种严肃的感觉，到了这时候，这种严肃感觉放下了，又觉得和我們談話的好象是素常相識一位文艺界的伙伴。当我拿起刚才摆陣的一支香蕉的时候，挨座同志戳了我一下子說：“这不是香蕉，这是我們的炮兵陣地。”說得我拿着香蕉有点不好意思，就在这时候，叶飞将

軍讓我們吃水果，剛才他擺陣的香蕉、柚子都被我們吃掉了。

談到我們炮击金門所獲得的勝利的時候，葉飛將軍說：“這勝利是黨中央和國防部決策的英明，是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在前綫的貫徹。有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我軍是戰無不勝的。其次是各地區黨政軍民的支援，真是要糧有糧，要鋼有鋼，要人有人，只要是前綫上需要都是無條件的供應。參加戰爭是福建前綫的軍民，支援戰爭的是全國人民。前方的陸海空三軍戰士知有祖國，不知有個人的忘我的戰鬥精神也是勝利直接因素。你們這次來可以看見他們。他們聽到文藝界來慰問，一致的表示了態度，以打漂漂亮仗來迎接親人。”葉飛將軍是那樣謙虛，從他的談話里聽不出他這位指揮員在戰鬥中所起的作用來。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有了這樣的指揮員，這也是勝利不可缺少的因素。畫家蔣兆和要給他畫象，他一再謙讓不肯讓他畫，他要蔣先生給副政委畫，等給副政委畫完了，連副政委也催他端坐的時候，他才把衣領整了整等蔣先生給他畫。

會見花費了兩小時，說明他對文藝工作者是多麼關懷。他除了指揮戰鬥以外，還親自抓煉鋼，抓農業生產；在他的工作中是分秒必爭，兩小時是多麼珍重啊。他希望文藝工作者把福建前綫的英雄的戰士，英雄的人民用各種的文藝形式向全國介紹。他說：“在慰問中，你們可

以把看到的人物和事迹写进文艺作品里，介紹給全国人民。”

同叶飞將軍告別以后，在省人民委员会的林蔭道上走着。回忆着將軍的丰度、談吐和他講的战争形势，考虑到自己写作的問題。这种新作风、新人物，极平凡，又极壮伟的形象在文艺上怎样表現呢？他可坐在指揮部里指揮陆海空三軍，打击負隅的蔣軍和武装到牙齿、专弄阴谋詭計的美帝国主义。他可以睡在炼鋼爐旁边和工人们研究怎样使鋼水暢流。他也可以和老农民团坐在一起，談論今天的稻谷怎样放高产卫星。那些“鳴暗則山岳崩頽，吒咤則风云变色”的語句，对这样的將軍没有一点用处。就是“羽扇綸巾四輪車”那种风度和这位將軍也沒有相似之点。对这样的將軍，非用新的語汇，新的手法，就难以描繪出他这新的形象。

神鷹大展翅

四周葱翠的山色環繞着我們的飛機場，銀燕向後振着翅膀一列一列地排在場上。劉司令員引導着我們進入一排用竹片和竹席蓋成的棚棚底下，一群飛行員列在棚外歡迎我們，他們都是從頭上到腳下全副飛行裝備。

劉司令是在會見葉飛將軍的那天早已見過，和我們已經熟了。他高大的身個，瘦削的臉龐。早白的頭髮下邊閃爍着一雙有光彩的眼睛。年紀大約有五十歲，顯出了象松柏樹那樣的蒼勁。他的言語動作又是那樣和藹慈祥，他把在福建前綫戰鬥立功的幾位飛行員提着名字給我們介紹，象媽媽熟悉他的孩子那樣。“過來，過來，不用害羞，和來慰問咱們的作家、藝術家見見面。”哪一位動作的慢了，他就伸手把他拉出來。在這裡我們沒有感覺是整裝待發的機場上，象是進了一個全家歡聚的大家庭里。

在場上我們參觀了直升飛機救護和雙機作戰的表演。直升飛機是象條大魚似的傢伙，可以上下左右，前進後退地飛行。從上邊垂下繩子來，繩子一端扎着兜子，地下的人進入兜子里，機上絞輪子把人拉上去。用這個傢伙可以救護作戰時跳傘降落在海里或山上的飛行員。雙機表演是在空中表演長機和僚機互相掩護配合作戰的動